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

話說史湘雲說著笑著跑出來，怕黛玉趕上。寶玉在後忙說：「絆倒了！那裡就趕上了？」黛玉趕到門前，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，笑道：「饒他這一遭兒罷！」黛玉拉著手，說道：「我要饒了雲兒，再不活著！」湘雲見寶玉攔著門，料黛玉不能出來，便立住腳，笑道：「好姐姐，饒我這一遭兒罷！」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，也笑道：「我勸你們兩個看寶兒弟面上，都撻開手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不依！你們是一氣的，都來戲弄我。」寶玉勸道：「罷叻！誰敢戲弄你？你不打趣他，他就敢說你了？」四人正難分解，有人來請吃飯，方往前邊來。那天已掌燈時分，王夫人、李紈、鳳姐、迎、探、惜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。大家閑話了一回，各自歸寢。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。

寶玉送他二人到房，那天已二更多了，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。次早，天方明時，便披衣靱鞋往黛玉房中來了，卻不見紫鵲翠縷二人，只有他姊妹兩個尚臥在衾內。那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，安穩合目而睡。湘雲卻一把青絲，拖於枕畔；一幅桃花綢被，只齊胸蓋著，襯著那一彎雪白的膀子，搭在被外，上面明顯著兩個金鐲子。寶玉見了，歎道：「睡覺還是不老實！回來風吹了，又嚷肩膀疼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。

黛玉早已醒了，覺得有人，就猜是寶玉，翻身一看，果然是他。因說道：「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？」寶玉說道：「這還早呢！你起來瞧瞧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先出去，讓我們起來。」

寶玉出至外間。黛玉起來，叫醒湘雲，二人都穿了衣裳。寶玉又復進來坐在鏡台旁邊。只見紫鵲翠縷進來伏侍梳洗。湘雲洗了臉，翠縷便拿殘水要潑，寶玉道：「站著。我就勢兒洗了就完了，省了又過去費事。」說著，便走過來彎著腰洗了兩把。紫鵲遞過香肥皂去，寶玉道：「不用了，這盆裡就不少了。」又洗了兩把，便要手巾。翠縷撇嘴笑道：「還是這個毛病兒！」

寶玉也不理他，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，漱了口，完畢，見湘雲已梳完了頭，便走過來，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替我梳梳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可不能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先時候兒怎麼替我梳了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如今我忘了，不會梳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橫豎我不出門，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。」說著，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。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。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，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，往頂心髮上歸了總，編一根大辮，紅條結住。自髮頂至辮梢，一路四顆珍珠，下面又有金墜腳兒。

湘雲一面編著，一面說道：「這珠子只三顆了，這一顆不是了，我記得是一樣的，怎麼少了一顆？」寶玉道：「丟了一顆。」湘雲道：「必定是外頭去，掉下來，叫人揀了去了。倒便宜了揀的了。」黛玉旁邊冷笑道：「也不知是真丟，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呢。」寶玉不答，因鏡台兩邊都是粧奩等物，順手拿起來賞玩，不覺拈起了一盒子胭脂，意欲往口邊送，又怕湘雲說。正猶豫間，湘雲在身後伸手過來，啪的一下，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，說道：「不長進的毛病兒，多早晚纔改呢？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襲人進來。見這光景，知是梳洗過了，只得回來自己梳洗。忽見寶釵走來，因問：「寶兄弟那裡去了？」襲人冷笑道：「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的工夫！」寶釵聽說，心中明白。襲人又歎道：「姐妹們和氣，也有個分寸兒，也沒個黑夜白日鬧的！憑人怎麼勸，都是耳旁風。」寶釵聽了，心中暗忖道：「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，聽他說話，倒有些識見。」寶釵便在炕上坐了，慢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，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，深可敬愛。

一時，寶玉來了，寶釵方出去。寶玉便問襲人道：「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，見我進來就跑了？」問一聲不答。再問時，襲人方道：「你問我嗎？我不知道你們的原故。」寶玉聽了這話，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，便笑道：「怎麼又動了氣了呢？」襲人冷笑道：「我那裡敢動氣呢？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。橫豎有人伏侍你，再不必來支使我，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

寶玉見了這般景況，深為駭異，禁不住趕來央告。那襲人只管合著眼不理。寶玉沒了主意，因見麝月進來，便問道：「你姐姐怎麼了？」麝月道：「我知道麼？問你自己就明白了。」寶玉聽說，呆了一回，自覺無趣，便起身嘆道：「不理我罷，我也睡去。」說著，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床上睡下。

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，微微的打鼾，料他睡著，便起來拿了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。只聽唸的一聲，寶玉便掀過去，仍合著眼裝睡。襲人明知其意，便點頭冷笑道：「你也不用生氣，從今兒起，我也只當是個啞吧，再不說你一聲兒了，好不好？」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：「我又怎麼了？你又勸我？你勸也罷了，剛纔又沒勸。我一進來，你就不理我，賭氣睡了，我還摸不著是為什麼。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。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呢？」襲人道：「你心裡還不明白？還等我說呢！」

正鬧著，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，方往前邊來，胡亂吃了一碗，仍回自己房中。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，麝月在旁抹牌。寶玉素知他兩個親厚，並連麝月也不理，揭起軟簾，自往裡間來。麝月只得跟進來。寶玉便推他出去，說：「不敢驚動！」麝月便笑著出來，叫了兩個小丫頭進去。寶玉拿了本書，歪著看了半天，因要茶，抬頭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著。那個大兩歲清秀些的，寶玉問他道：「你不是叫什麼『香』嗎？」那丫頭答道：「叫蕙香。」寶玉又問：「是誰起的名字？」蕙香道：「我原叫芸香，是花大姐改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正經叫『晦氣』也罷了，又『蕙香』咧！你姐兒幾個？」蕙香道：「四個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第幾個？」蕙香道：「第四。」寶玉道：「明日就叫『四兒』，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。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？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叫他倒了茶來。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，只管悄悄的抿著嘴兒笑。

這一日，寶玉也不出房門，自己悶悶的，只不過拿書解悶，或弄筆墨。也不使喚眾人，只叫四兒答應。誰知這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，見寶玉用他，他就變盡方法兒，籠絡寶玉。

至晚飯後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，眼錫耳熱之餘，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嘻笑有興；今日卻冷清清的，一人對燈，好沒興趣。待要趕了他們去，又怕他們得了意，已後越來勸了；若拿出作上人的光景鎮唬他們，似乎又太無情了。說不得橫著心，只當他們死了，橫豎自家也要過的。——如此一想，卻倒毫無牽掛，反能怡然自悅。因命四兒剪燭烹茶，自己看了一回《南華經》。至外篇《胠篋》一則，其文曰：

……故絕聖棄智，大盜乃止；擿玉毀珠，小盜不起。焚符破璽，而民朴鄙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；殫殘天下之聖法，而民始可與論議。擢亂六律，鑠絕竽瑟，塞瞽曠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；滅文章，散五彩，膠離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；毀絕鈎繩，而棄規矩，麗工垂之指，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。……

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著酒興，不禁提筆續曰：

焚花散麝，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；戕寶釵之仙姿，灰黛玉之靈竅，喪滅情意，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。彼含其勸，則無參商之虞矣；戕其仙姿，無戀愛之心矣；灰其靈竅，無才思之情矣。彼釵、玉、花、麝者，皆張其羅而邃其穴，所以迷惑纏陷天下者也。

續畢，擲筆就寢。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之，直至天明方醒。翻身看時，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。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，便推他說道：「起來好生睡，看凍著。」

原來襲人見他無明無夜和姐妹們鬼混，若真勸他，料不能改，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不過半日片刻，仍舊好了；不想寶玉竟不回轉，自己反不得主意，直一夜沒好生睡。今忽見寶玉如此，料是他心意回轉，便索性不理他。寶玉見他不應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剛解開了鈕子，被襲人將手推開，又自扣了。寶玉無法，只得拉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連問幾聲。襲人睜眼說道：「我也不怎麼著。你睡醒了，快過那邊梳洗去。再遲了，就趕不上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過那裡去？」襲人冷笑道：「你問我，我知道

嗎？你愛過那裡去，就過那裡去。從今偕們兩個人摺開手，省的雞爭鵝鬥，叫別人笑話。橫豎那邊膩了過來，這邊又有什麼四兒、五兒伏侍你。我們這起東西，可是『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！』寶玉笑道：「你今兒還記著呢？」襲人道：「一百年還記著呢！比不得你，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，夜裡說了，早起就忘了。」

寶玉見他嬌嗔滿面，情不可禁，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，一跌兩段，說道：「我再不聽你說，就和這簪子一樣！」襲人忙的拾了簪子，說道：「大早起，這是何苦來？聽不聽在你，也不值的這麼著呀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急呢？」襲人笑道：「你也知道著急麼？你可知道我心裡是怎麼著？快洗臉去罷。」說著，二人方起來梳洗。

寶玉往上房去後，誰知黛玉走來，見寶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書看。可巧便翻出昨兒的《莊子》來，看見寶玉所續之處，不覺又氣又笑，不禁也提起筆，續了一絕云：

無端弄筆是何人？剿襲南華莊子文。不悔自家無見識，卻將醜語詆他人！題畢，也往上房來見賈母，後往王夫人處來。

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，正亂著請大夫診脈。大夫說：「替太太、奶奶們道喜：姐兒發熱是見喜了，並非別症。」王夫人鳳姐聽了，忙遣人問：「可好不好？」大夫回道：「症雖險，卻順，倒還不妨。預備桑蟲，豬尾要緊。」鳳姐聽了，登時忙將起來：一面打掃房屋，供奉痘疹娘娘；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；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；一面又拿大紅尺頭給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裳。外面打掃淨室，款留兩位醫生，輪流斟酌，診脈下藥，□二日不放家去。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。鳳姐和平兒都跟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。

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，獨寢了兩夜，□分難熬，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。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材破爛酒頭廚子，名喚多官兒，因見他懦弱無能，人都叫他作「多渾蟲」。二年前，他父親給他娶了個媳婦，今年纔二□歲，也有幾分人材，又兼生性輕薄，最喜拈花惹草。多渾蟲又不理論，只有酒，有肉，有錢，就諸事不管了，所以寧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。因這媳婦妖嬈異常，輕狂無比，眾人都叫他「多姑娘兒」。如今賈璉在外熬煎，一一往日也見過這媳婦，垂涎久了，只是內懼嬌妻，外懼嬖童，不曾得手。那多姑娘兒也久有意於賈璉，只恨沒空兒。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，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。招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，少不得和心腹小廝計議，許以金帛，焉有不允之理？況都和這媳婦子是舊交，一說便成。

是夜，多渾蟲醉倒在炕，二鼓人定，賈璉便溜進來相會。一見面，早已神魂失據，也不及情談款敘，便寬衣動作起來。誰知這媳婦子有天生的奇趣：一經男子挨身，便覺遍體筋骨癱軟，使男子如臥綿上；更兼淫態浪言，壓倒娼妓。賈璉此時恨不得化在他身上。那媳婦子故作浪語，在下說道：「你們姐兒出花兒，供著娘娘，你也該忌兩日，倒為我醜了身子？快離了我這裡罷。」賈璉一面大動，一面喘吁吁答道：「你就是娘娘！那裡還管什麼娘娘呢！」那媳婦子越浪起來，賈璉亦醜態畢露。一時事畢，不免盟山誓海，難捨難分。自此後，遂成相契。

一日，大姐毒盡癩回，□二日後送了娘娘，合家祭天祀祖，還願焚香，慶賀放賞已畢，賈璉仍復搬進臥室。見了鳳姐，正是俗語云：「新婚不如遠別。」是夜更有無限恩愛，自不必說。

次日早起，鳳姐往上屋裡去後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衣服鋪蓋，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絛青絲來。平兒會意，忙藏在袖內，便走到這邊房裡，拿出頭髮來，向賈璉笑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賈璉一見，連忙上來要搶，平兒就跑。被賈璉一把揪住，按在炕上，從手中來奪。平兒笑道：「你這個沒良心的！我好意瞞著他來問你，你倒賭利害；等我回來告訴了，看你怎麼著！」賈璉聽說，忙陪笑央求道：「好人，你賞我罷！我再不敢利害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忽聽鳳姐聲音。賈璉此時鬆了不是，搶又不是，只叫：「好人，別叫他知道！」平兒纔起身，鳳姐已走進來，叫平兒：「快開匣子，替太太找樣子。」平兒忙答應了。找時，鳳姐見了賈璉，忽然想起來，便問平兒：「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收進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少什麼不少？」平兒道：「細細查了，沒少一件兒。」鳳姐又道：「可多什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不少就罷了，那裡還有多出來的分兒？」鳳姐又笑道：「這□幾天，難保乾淨，或者有相好的丟下什麼戒指兒，汗巾兒，也未可定。」一席話，說的賈璉臉都黃了，在鳳姐身後，只望著平兒殺雞兒抹脖子的使眼色兒，求他遮蓋。平兒只裝看不見，因笑道：「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？我就怕有緣故，留神搜了一搜，竟一點破綻兒都沒有。奶奶不信，親自搜搜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傻丫頭！他就有這些東西，肯叫偕們搜著？」說著，拿了樣子出去了。

平兒指著鼻子搖著頭兒，笑道：「這件事，你該怎麼謝我呢？」喜的賈璉眉開眼笑，跟過來摟著，「心肝乖乖兒肉」的便亂叫起來。平兒手裡拿著頭髮，笑道：「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！好便罷，不好偕們就抖出來！」賈璉笑著央告道：「你好生收著罷，千萬可別叫他知道！」嘴裡說著，瞅他不提防，一把就搶過來，笑道：「你拿著到底不好，不如我燒了，就完了事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掖在靴掖子內。平兒咬牙道：「沒良心的！『過了河兒就拆橋』，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！」

賈璉見他嬌俏動情，便摟著求歡。平兒奪手跑出來，急的賈璉彎著腰恨道：「死促狹小娼婦兒！一定浪上人的火來，他又跑了！」平兒在窗外笑道：「我浪我的，誰叫你動火？難道圖你舒服？叫他知道了，又不待見我呀！」賈璉道：「你不用怕他，等我性子上來，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，他纔認的我呢！他防我像防賊的是的；只許他和男人說話，不許我和女人說話。我和女人說話，略近些，他就疑惑；他不論小叔子、姪兒、大的、小的，說說笑笑，就都使得了。——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！」平兒道：「他防你使得，你醋他使不得。他不籠絡著人，怎麼使喚呢？你行動就是壞心，連我也不放心，別說他呀。」賈璉道：「哦，也罷了麼！都是你們行的是，我行動兒就存壞心！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裡呢！」

正說著，鳳姐走進院來，因見平兒在窗外，便問道：「要說話，怎麼不在屋裡說？又跑出來隔著窗戶鬧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賈璉在內接口道：「你可問他麼。倒像屋裡有老虎吃他呢！」平兒道：「屋裡一個人沒有，我在他跟前作什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沒人纔便宜呢！」平兒聽說，便道：「這話是說我麼？」鳳姐便笑道：「不說你說誰？」平兒道：「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！」說著，也不打簾子，賭氣往那邊去了。

鳳姐自己掀簾進來，說道：「平兒丫頭瘋魔了！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！——仔細你的皮！」賈璉聽了，倒在炕上，拍手笑道：「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，從此倒服了他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都是你興的他，我只和你算賬就完了。」賈璉聽了，啞道：「你兩個人不睦，又拿我來墊喘兒了。我躲開你們就完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看你躲到那裡去！」賈璉道：「我自然有去處！」說著，就走。鳳姐道：「你別走，我還有話和你說呢。」

不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